嘉慶盧州府志

廬州府志卷五十二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溫陵張祥雲主修

雜文志下

請行錮郵以拯殘黎疏　　國朝龔鼎孳

爲災民情迫倒懸救荒貴在當厄懇

恩勅部酌議亟行錮郵以拯殘黎事臣讀邸報見樞臣王永

吉一疏爲江淮亢旱異常等事奉

聖旨據奏江淮一帶地亢旱爲災深可軫念民間疾苦該督撫

當不時上聞地方這等災荒何無奏報着作速確察議

奏該部知道欽此仰見我

皇上曲軫民生深憐疾苦古帝王如傷之仁何以加焉顧督

撫之奏報必憑道府之申呈而道府之申呈又據有司
之顲請地理既參差不一虛實又察勘難齊及至彙疏
上
聞下部酌議部臣慎重錢穀又必仍行該督撫確查被災重
輕往返既多徒糜時日迨分數到部而一年歲事已周
矣在有司慮考成之累不得不急於催科在百姓畏追
比之嚴不得不急於輸納一刻未塡溝壑何辭剜肉以
醫瘡一戶未即流亡難免剝肌而敲骨鳩形菜色之赤
子扶傷忍死明知有浩蕩之
聖恩而迄不能待此所由顛連恆苦無告
德意不即遍沾也臣以爲災變既屬非常則救災之方亦難

更拘常格卽以 臣 郡廬州論連歲旱魃爲虐赤地千里
飛蝗蔽於中野湖澤涸而生塵自去年二月至今年六
月雨雪全無禾苗盡槁牛乏可飲之水賤鬻以供庖廚
人當垂絕之時呑聲而啖糠粃甚至貸呼無路闔戶自
經創見駭聞傷心慘目夫一郡荒而旁郡不荒民猶可
以就食一年荒而連年不荒民猶冀有宿春今則饑饉
頻仍江淮同困際此無衣無食之衆孰非問耕問織之
夫使其束手以待斃則少一民使其不肯束手以待斃
則多一賊所少者民則賦稅之源亦少所多者賊則收
拾之費亦多拯溺救焚事爭呼吸 臣 不揣愚昧叩懇
聖慈勅下該部從長商酌倣九年改折漕糧之法特布

賑恩將廬鳳淮揚江安等處被災地方起運錢糧及應徵漕
米須定蠲免分數析為三等災荒最重者或准全蠲或
蠲幾分稍次者准蠲幾分再次者准蠲幾分立行江南
督撫就近察實分派一面曉示州縣一面造冊報
聞其無災地方不得借端混冒如本年分錢糧小民已畏比
全完即於十一年應徵起運正項及漕米內扣除抵算
務令人沾實惠事杜稽延官胥毋許侵漁里排毋許乾
沒如是則應蠲者既可直截邀
恩而不應蠲者亦免遲疑觀望民心固得
國計亦不盡詘也臣實從
朝廷起見不獨為桑梓疾呼伏乞

聖明鑒宥施行

重修密都統廟記　　趙函乙

忠孝者此心此理之同也自人之忠孝薄而國家喪亂隨之然此理之不可絕也雖造次顛沛金戈鐵馬之中往往存乎其人見乎其事與人心之不終昧此理也雖野夫牧子與之追尋斷碣表章往烈亦徘徊不忍去余嘗過宋都統密公廟覩碑記不禁神往焉宋自南渡以迄末造襄樊失守制置使黃萬石鎮西江納款於北當是時公以偏師當敵於進賢之龍馬坪所向披靡以馬陷被執敵百端誘之不屈迄今讀其致子行乞數語何凜凜有生氣哉按都統廬州人余家於廬自宋元迄明

四百年絕無言祁統者郡乘亦無復可攷豈其忠勇大節遠俎豆於西江而近反遺於家乘耶余按部過撫道過將軍廟閱撫郡志詳公之族里與公死狀而歎曰先賢芳規具在惡可覬而失也癸巳秋再出校士廬南郡之武陽渡夢入一古廟敗壁頹垣一龕傾欹黃幕中若有神彷彿聞語曰此是汝前生覺而語同行者莫測其由也行行再過將軍廟下車禮謁則儼然夢中余曰異哉其將軍啟予歟余爲將軍里中後學生也不能表章大節精崇禋祀余實恥之抵進賢謀諸縣令徐君出俸金付之擬買田數畝爲香火計徐君好義慨爲牛楫其一時人士好義捐資新廟將軍神座地旁有二少年

像或傳即將軍子與其將左某氏云嗟乎方宋祚之傾覆也將軍獨以一身先天祥秀夫而有其正氣及今廟祀四百年幾幾乎廢矣予倡而叔樂成之信乎忠孝之在天壤而此心此理之不可磨滅如斯哉至將軍死事始末則吳時秉筆者倘攷之宋史以補郡乘之闕云

巢伯論　　楊子芳

從古有守義不渝而無稱於天下後世者巢伯之於桀是也君臣之義萬古爲昭文王夷齊天下稱之後世稱之巢伯之心事與文王夷齊同而遯其名晦其迹不傳於天下後世何歟余讀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放之云者投諸四裔若舜之於四凶云爾湯居亳桀去

王畿不違以天下共主而置諸侯服不虞其挾以生變乎況接壤荆舒又非易制者比然則易爲而放之巢也曰此非湯之意也桀奔巢巢人戴之爲築王城以居之以天下共主不容於諸侯而寘身無所獨巢委國以從誠篤於君臣之義而無咎遜遯於其間者也夫黨惡者必誅在商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顧昆吾桀之黨也剪惡者先剪其黨不容於天下而巢受之是黨桀也湯伐韋顧昆吾而獨不伐而巢者何也以巢伯爲賢而初非黨桀者也以巢伯之忠於事主而非與桀爲亂者也以巢伯之忠之義爲足以媿其心而不忍加之兵且不敢於臣者之也湯有慚德曰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想亦感於其義而爲言也哉巢之於桀也本冀其創艾

而知懲也而乃日悔不殺湯於夏臺則無有懲已伯誠

私心痛之然桀之暴與紂異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

姓怨之是獨爲暴者也非能化人爲暴者也其改亂爲

治也易紂則化人爲暴而從惡如歸故盟津再會而牧

野如林奄飛廉五十國既誅而殷遺淮徐繼叛欲其改

亂爲治也難桀居巢始制陶瓦變茅茨之舊遂與羽山

之城並利賴於千古使出其材智豈不足爲善而無如

其不悛也三年而死桀之事已矣而巢人翊主之心未

已也終殷之世義不臣焉逸周書有曰巢伯來朝芮伯

作旅巢命誠重其賢世不臣而今始來朝雖近在侯綏

不曾越裳之重譯也是故覩旅巢命而知巢之未嘗臣商也商之賢聖六七作雖氐羌之族莫不來王而獨遺巢者夫亦曰祖宗所未臣吾亦弗臣焉耳由是言之巢伯之事夏與文王夷齊之事殷豈有異哉卽謂其致天下以忠義也夫豈過焉顧事久蹟略史記謂桀走鳴條微古文尙書出巢雖有王城遺址後世且不信桀之巢奔巢與巢之能奉桀也況得原其心事歟余特表而著之以俟後之論定者

旱蝗告城隍文　　靳輔

今

天子英明聖武撫綏萬邦百神受職其外府州郡旣設長司

牧以分治之復乞城隍以默佑之乃尤未盡愛民之意更命朝臣以監撫之總期于惠養元元告登樂利也本院自康熙十年九月奉
天子命來撫江南惟日孜孜思所以宣布
朝廷之德意近聞該府境內蝗蝻復生將來恐滋害于稼穡是豈官吏之不職以致茲咎歟本院夙夜憂勞省躬補過敬來僚屬齋戒禁刑止宴各精白一心冀弭厥愆用告爾城隍之神凡欲養民須先去其害民者牒到三日之內務期盡除蝗蝻儻本院及官屬有失爾神察之降罰本身無移禍於百姓若神弗効靈其何以膺
朝廷之命而居歆歲祀乎惟神其鑒諸須至牒者

廬江朱氏二貞婦傳　方苞

余長女許嫁朱學士嵩南長子嗣荚甫納徵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被逮宗祠方與倉皇危難中泣涕而歸於朱氏越二年癸巳余蒙

聖祖仁皇帝鑒宥召入

南書房其明年嗣荚舉於鄉而學士以督學修城羈燕南使嗣荚告丐於戚友客死江西年二十有五時康熙五十八年也學士子二人次嗣熙側室汪氏出也先嗣荚夭亡所聘李氏翰林院編修丹壑之季女大學士文定公女孫也聞夭亡不欲生父母知不可奪許成其志始納食飲屏居小樓凡十有四年雍正五年白其母曰兒荷

以年少恐舅姑不能信今逾三十可歸矣母乃將女至
學士家既見舅姑從容拜夫次主前默無聲其母悲不
自禁貞女曰兒賴父母明大義得全餘生今志已遂復
何憾宋氏內外宗𡢃觀及內御者莫不嗚咽掩涕其母
因病不能與少問貞女請於舅姑送母還河南母終既
葬遂歸宋氏文定先世居永城寄籍江南余始至京師
即禮先君丹𨫼亦暱就余家有慶事必固請共歡燕其
子女余皆於姆褓中見之時貞女尚未生其後文定葬
丹𨫼中道遊促家人還河南子姓衰微名字無聞於士
大夫者而五十年後乃有貞女爲祖考光余女在父室
多苦其性執拗既嫁則能順於舅姑致終養學士歿以

冢婦持門戶遇事多斷行其鄉人皆曰方氏非伉直不能立孤吾女與貞女相親若同氣乾隆戊午吾女歸寧兼送子鄉試遘疾死吾家又數年其子輝祖暴疾死學士以後四世止七歲之孤貞女復以從祖母撫孤以養嗣孫母曹氏邑人公言於有司申大府並得請

雄建坊學士兄子曙涵從孫學山請籍之乃合傳而特詳於貞女其事爲難忠女也而並曰貞婦達其志也

漢廬江九江二郡沿革考　姚鼐

自秦并六國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其後頗復增置然世欲考秦置分土之實不可得而詳矣其大要自巴蜀而下在江南地爲郡曰長沙郡會稽江北地爲郡曰南

郡九江東陽皆緣江以達海漢興以秦郡居地太廣稍分置焉昔禹貢九江之水居秦九江郡南今安徽淮南地及湖廣之黃州府皆秦九江郡也項羽分王諸將分九江爲二國其北封九江王黥布都六其南封衡山王吳芮都邾秦時呼禹貢衡山曰灊山而晉灊霍山曰衡山始皇帝二十八年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是也故芮爲衡山王約有今安慶廬州黃州地矣而九江之水乃在衡山之國漢滅項羽徙芮封於長沙以黥布爲淮南王王九江衡山及江南豫章廬江豫章廬江之在秦不知地何屬也及漢爲郡以隸淮南黥布滅以布四郡封淮南王長長死文帝復封其三子安爲淮南王益得

黥布九江王時故地勃為衡山王盡得吳芮故地賜為廬江王得豫章廬江夫廬江者其水出陵陽東南而西北流經彭蠡以入於江至今猶命彭蠡之山為廬山云故漢之郡國以是命之也廬江王賜既都江南地鄰越吳楚反時賜使使與越交通吳楚滅景帝以衡山王勃堅守不下吳楚內徙之為濟北王以褒勃而疑賜徙賜王衡山收豫章廬江以斷通越焉其後伍被與淮南王謀收衡山以擊廬江絕豫章之口思得江南以通越云武帝元狩初淮南衡山既皆以謀反國除淮南為九江郡分其西為六安國衡山國為衡山郡漢二郡之立自是始始者劉賈王鄣吳東陽三郡為荊王吳故會稽也

賈死以封吳王濞濞時吳郡復名會稽又易東陽曰廣陵景帝罪楚王戊削東海郡又削吳會稽鄣郡今史記作豫章蓋傳寫誤吳楚以是反國除以吳廣陵為江都國頗予以江南鄣數縣故江都號為得鄣郡而不得吳武帝元朔元年江都國以推恩封易王子江南為丹陽侯湖孰侯秣陵侯及元狩元鼎間國皆除然後武帝於江南建丹陽郡其東合吳傳海為會稽郡其西南包彭蠡層嶺為豫章郡而鄣吳廬江悉罷自秦於江南設鄣會稽二郡至漢嘗分為四五而卒為三郡焉於是江南遂無廬江名矣其後改衡山郡曰廬江然後廬江之名遂移於江北也太史公猶稱九江衡山為南楚褚先生始稱廬江郡

嘗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桓寬爲廬江太守丞然則衡山之爲廬江其昭宣閒乎及平帝元始閒錄地志者於廬江郡書曰廬江出陵陽云云此蓋沿武帝以前廬江郡之舊說昭宣以後廬江之水不在廬江而在豫章也九江廬江二郡始爲九江衡山國時北界淮南界大江東抵滁水西循安豐以南其形截然以方及漢以邾屬江夏郡則西南缺焉史言衡山王賜當朝道過淮南壽春苟賜因吳芮故都都邾則往長安不經壽春賜都蓋處其東疑賜來王時漢削其邾自是郡無邾也

息訟示　　張祥雲　郡守

夫鼠牙雀角本閭里之微嫌田土戶婚亦鄉鄰之細故

一切之忿果能排難解紛數口之家卽可安居樂業乃有一等好訟之徒遇事生風架詞聳聽以曲作直藉包攬而肆其貪心將有作無逞刀筆以行其毒計一味播弄兩造受愚卽有族證親鄰從中調處又復把持唆使節外生枝遂致一人涉訟數家不寧一日投詞四時失序產業因以漸耗拖累及於無辜許訟者愚昧堪憐唆訟者奸刁可恨本府自涖任以來案無留牘民不含冤迺重迺輕三尺之法具在爲鬼爲蜮五聲之聽何窮但思折獄惟良務須化暴必使無訟爲貴息事寧人除密訪訟棍嚴行究辦外合行出示勸諭爲此示仰闔郡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嗣後務須各安本分勿啟爭端事非

命盜重情詍因爭鬬小節急宜解釋毋聽挑唆若逞刁詐之心奸無不敗倘信慫弄之口訟則終凶宜早回頭以副慈念凜之切切

廣種植示　張祥雲 郡守

夫五畝之宅牆下樹桑十畝之閒桑者泄泄古人田廬隙地咸植桑株以收利益故小民之業織原並耕繪圖守土之官桑應與農同勸廬郡地方遼闊土壤肥饒俗知務農民鮮樹木本府思物土之宜恤小民之隱每見桑陰暢茂而種植未周深爲憫惜考後漢循吏傳王景爲廬江太守修芍陂稻田教民犂耕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今芍陂猶存而廬民不知蠶織良由守斯土者無

以勸之本府早經示諭廣種桑樹以收其利茲屆春融應行栽種合再諄切出示勸諭為此示仰各鄉農佃人等知悉爾等務於宅旁田畔多種桑樹數年之後茂密成林即可收功蠶事勿悍男耕女織之勞自有物阜財豐之效本府樂觀厥成焉

請行保甲章程　張祥雲郡守

伏查前奉憲行欽奉

上諭清查保甲嚴飭各州縣查照舊定章程悉心勸導選充公正里長編立戶口門牌務使一州一縣之中人丁戶業按冊可稽奸匪無所容身遊民胥歸約束仍隨時巡歷抽查不使胥吏藉端滋擾等因阜府查保甲之法即

古比閭族黨之遺十家爲牌十牌爲甲十甲爲保牌有頭甲有長保有正一人爲匪衆人公舉知而不舉十家同罪於輸流稽察之中寓彼此箴規之意法至善也自身司民牧者奉行不善日漸廢弛查造人丁編審戶口差保先需筆費按冊送印繕牌散給胥吏又索錢文安民之良法幾爲累民之敝政而一二愛民之州縣又恐親歷城鄉胥保藉端需索不復編審抽查因噎廢食遂使保甲之法有名無實宵小因而充斥擾民不能安堵其弊何可勝言前於嘉慶三年七月奉前撫憲朱頒發前明王陽明先生十家牌法其條教之嚴明牌冊之詳盡洵稽查保甲之良法迄今日久行者寥寥本年正月

復奉
諭旨申嚴保甲又於七月內接奉憲台嚴札飭催均經縣次
嚴催去後仍復因循未辦推原其故非畏難之牧令不
肯親歷村庄卽不肖之吏胥藉以遷延歲月卑府再三
籌度於遵守成法之中略爲通變使民無擾累之虞而
官有抽查之實先飭該州縣愼選公正紳耆爲保正令
其自編戶口則地保無從索費矣印發官捐紙張爲牌
冊令其當堂領換則胥吏無可恃權矣仍於因公赴鄉
之便攜冊抽查辦理詞訟之時留心詰問既使一牌一
甲之人丁按名可指便令爲盜爲奸之匪類無所容身
由是勸力田而廣農桑必使家喻戶曉勤講約而宣

聖諭務期俗美風淳卑府仍不時督率稽查似於編查保甲之法有裨益焉謹將酌議章程四條開呈憲核

一編查繕造之始不可責之於書吏也每十家爲一牌應設一牌頭十牌爲一甲應設一甲長十甲爲一保應設保正州縣先諭各鄉士民每千戶公舉一誠篤可信之紳耆爲保正各保正於百戶中選舉誠實之人爲甲長州縣示期某日散牌冊保正同所舉甲長齊集堂上當堂發給空白循環冊二百頁空白門牌一百張分交甲長收領持歸各甲令其按百戶分作十牌又於各牌中每牌舉曉事牌長一人交與空白門冊二十頁門牌十張令其將本牌人戶姓名丁口年

處作何行業等項查照舊式於空白冊牌內詳悉填
註寫完後牌長將冊二十張門牌十家彙交甲長處
甲長合十牌之冊二百頁挨次訂成循環冊二本自
給發至繕完日一牌寫則各牌俱寫一保完則一邑
俱完州縣仍示期某日將甲長所註牌冊當堂收入
將循冊存署環冊及門牌星夜用印完竣次日當堂
交甲長帶回以門牌交牌長發各戶用木板懸掛環
冊存於甲長處以便按季改註倒換如此編查造冊
始終不經胥吏之手自可無虞需索只須保長甲長
兩日交收牌冊其餘百姓概無紛更守候之苦矣
一牌冊之紙張始終官備不派累一錢也保甲之事無

恐冊籍繁多紙筆飯工需費不少書吏竟難賠墊官捐亦屬空名故官責書吏書吏遁鄉保輒借冊費爲由挨戶派錢甚則以點充鄉約爲利津以取具保結爲奇貨故民不樂從官亦倦辦今州縣自捐廉俸買備紙張刷訂齊全當堂給發計戶若干需用牌冊若干俱用堅細棉紙刊刻牌冊空白印板各一塊內開某里某甲某牌某戶某人年歲地糧畝數作何生理並妻妾兄弟子女孫媳奴婢某名某氏左右鄰某人俱空一二字一牌一甲之中必有粗能寫字之人令其自爲繕填鄉鄰互相查對自不致有舛錯遺漏之弊仍照十家牌舊章如有寄居及往來游民任從某

家一牌之中輪流稽查將來去日期寫入牌內庵觀寺院與民戶一體編造並於冊面註明倘有書役奸總需索紙錢費用許即指禀拿究以杜弊端自可無藉端擾累之虞矣

一循環收發之期斷不更改累民往返也初行之日州縣先將環冊當堂發給諭知各甲長此後本甲戶口如有遷移生故婚嫁增減等項隨時令牌長告知甲長公同於牌冊內某項之旁添註塗改下書甲長花押定期每年三六九臘四季月之朔日專令甲長各攜已添改之環冊赴州縣呈繳當堂收入即將未改之循冊發交各甲長領回同各牌長照門牌補註俟

過三箇月仍將循冊繳官領回環冊悉如前法辦理各戶門牌聽其將改註者懸掛俟年久再行換造則在州縣之發冊一日不過片刻在民之換冊一年不過四次所定每季朔日發冊之期或遇本官因公出外亦必預委佐雜賢員如期收發總令甲長隨到隨交自不致有曠時守候之勞矣

一稽查之法並不用差票委檄轉滋弊混也一邑之中地方遼闊戶口畸零官斷不能遍歷鄉城細詢名氏今如前法查辦責成公正紳耆是以民治民行所無事而奸民立辨州縣除於發冊時開誠曉諭外嗣後遇因公出入之便攜帶某路各冊抽查數處或當堂

審理詞訟之時聽斷已畢兩造俱在堂下隨意詳詰數家取冊按核即可纖悉了然至於勸懲之方即寓於稽查之內保甲之法即古比閭族黨之遺制果有厚德篤行足為衆人坊表者保正牌甲長公同舉報寵以儀文因人獎勵若三五成羣持械打降訛詐必係凶徒惡少不農不賈夜出曉歸往來詭秘必係盜賊窩家至淫混訟師局賭拐逃霸佔飛訛更難瞞人耳目自當摘敘應禁各條張貼簡明告示有犯必懲牌甲鄰佑據實舉首免其同罪倘犯法之人結怨於首報之甲鄰立即盡法處治隨時懲暴安良則莠草除而嘉禾植矣因是勸農桑講孝悌崇節儉敦禮讓

中朗憲禁廣宣

聖諭以成一道同風之治則又稽查保甲之後所當實力奉行者也於該州縣有厚望焉

詩

裴大擇赴廬州長史　唐　李　白

西江天柱遠東越海門深去割辭親願行憂報國心好風吹落日流水引長吟五月披裘者應知不取金

居巢縣　李孝光

旅食荊吳改歲年春風行路思綿綿青山故繞周瑜墓明月猶窺亞父泉楚縣城荒餘畫角巢湖日落有歸船天涯芳草萋萋綠想見登樓憶仲宣

孫莘老移廬州　宋　蘇　軾

爐錘一手賦形殊造物無心敢望渠我本疏頑固當爾子猶淪落況其餘龔黃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眩書惟有陽關

一杯酒殷勤重唱贈離居

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宅圖

樂天早退今安有摩詰長閑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輞川圖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楊雄借一區晚歲與君同活計如雲鵝鴨散平湖

過廬州　朱服

昔年吳魏交兵地今日承平會府開沃壤欲包淮甸盡堅城猶抱蜀山迴柳塘春水藏舟浦荷若秋風教弩臺獨有無情原上草青青還入燒痕來

過廬州逢梁雨湖　李元陽

昨年辭闕出咸京別後浮沉百感盈肥水蜀山逢下馬苑雲

宮柳憶啼鴬江湖歲宴一書札天地人生幾合并夜坐不辭僧舍雨其如風笛度秋城

在合肥幕中有作　彭汝礪

幕府驍雄盛朋遊望俊髦雙松鬬冰雪一鶚出蓬蒿春雨吟花落秋霜鷹隼鶱山川留翰墨天地入風騷感慨驚多變徵生病一號酒卮餘寂淡詩筆惠英豪憂思生心腑塵埃上鬢毛簿書今日困道路此身勞小雨開濡滯清飈散鬱陶小亭山可見從此欲登高

郡城眺望　郭祥正

晴湖列遠岫萬壘來駿奔橫入小蜀岡金友依玉昆

又

蜀山迴出千螺秀淝水長縈一帶迴猶有金陵藏後浦不惟
銅雀起高臺

舒城僧舍　　林逋

竹深淮寺雪蕭騷一壁寒燈伴寂寥瘦盡骨毛終腰裏蝕來
鋒刃轉豪曹宦情冷淡詩中見談笑軒昂酒後高莫為無辜
惜才術聖明求治正焦勞

無為軍

掩映軍城隔水鄉人煙景物共蒼蒼酒家樓閣搖風旆茶客
舟船簇雨檣殘笛遠砧聞野墅老苔寒檜看僧房狎鷗更有
江湖興珍重江頭白一行

贈無為軍李道士　　歐陽修

無爲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音如石上瀉流水瀉之不竭由源深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覺天地白日愁雲陰李師琴紋如臥蛇一彈使我三咨嗟五音商羽主肅殺颯颯坐上風吹沙忽然黃鍾回煖律當冬草木皆萌芽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李師一彈鳳凰聲空山百鳥空啞啞我怪李師年七十面目明秀光如霞問胡以然笑語我慎勿許苦求丹砂惟當養其根自然華其華又云理身如理琴正嚴不可干以邪我聽其言未云足野鶴何事還思家抱琴揖我出門去獵獵歸袖風中斜

無爲州界上遇太湖趙尉制府臬議　戴復古

邂逅風塵底周旋鞍馬間三杯送行色一笑強開顏夜宿婑
湯市晨炊冷水關單前獻籌策第一守光山

送茹屯田知無爲軍　司馬光

疊鼓鳴鐃迎候新軍牙孑孑倚淮津聊應衣繡過鄉曲不作
引章驚故人荻迸短芽泚水殘荷浮圓葉巢湖春使君此去
知多少猶是當年書劍身

送崔尉堯封之官巢縣

弱歲家淮南常愛風土美悠然送君行思逐高秋起巢湖狀
微寒照眼正清泚低昂壓荷芡明滅繁葭葦銀花鱠魚肥玉
粒炊香黍居人自豐樂不與他鄉比況得良吏來倍復蒙嘉
祉居爲太學生氣格已其偉發科如拾遺舉步欺千里毋嫌

位尙微觀政此爲始尊公久處屋上圖因泥塗後不重相離念子勉爲理當令佳譽新藉藉滿人耳高堂雖在遠問之足爲喜何必羞三牲然後稱甘旨

寄無爲軍章居士　　王安石

南陽居士月城翁曾昔禪外問色空卓犖相超文字外低徊欲寄語言中眞心妙道絕無二末俗殊方自不同此理世間多未悟因君往往歎西風

送吳全甫中舍倅無爲　　孔平仲

海沂歌舞待王祥喜得淮南一道堂軍號無爲已閒暇地連秋浦更淸涼進趨黽勉心應懶退食優游策最長我住廬山欲招隱爲君先去種松篁

舒城道中　元 虞集

田間農婦騎秧馬林下齋僧敲木魚試把一聯閒課吏詩成能就馬前書

過小喬故居　明 高啓

孫郎武略周郎智相逢便結君臣義奇珠連璧照江東都與喬公作佳婿喬公雖在流落中門楣喜色雙乘龍大喬娉婷小喬媚秋水並蒂開芙蓉二喬已嫁猶難別把手詩書共怡悅不學分香歌舞兒銅臺夜泣西樓月

巢湖秋月　葉廣

微風捲纖雲澄波浴華月不見湖上人但聞歌聲發

合肥道中　新淇先

潯陽渡江江水新十日回首滄風塵鄉關別久夢仍亂世事更多淚故頻欲憑北鴈傳消息不見南州一故人野樹溪花正無賴淡烟疎雨自含顰

舒城遇雨　張瀚

行縣入舒城經秋暑未清谿雲林際合山雨隴頭平鷗鷺飛相狎魚龍逝不驚郡農莫愁思虹影已東橫

暮春高井晩行

春來長日惜花飛馬上驚看綠已齊草裏鳴泉新雨後林中歸鳥夕陽西析阜日出鐘初靜濡塢雲深路不迷自喜民淳安拙政何妨輪蓋數沾泥

自海會庵登龍華庵同僧鐵機作　孫從善

同人著意問秋岑秋在高岑第幾層眼底崎嶇雲外路肩端風雨杖頭僧望窮今古千峰變心寄河山百感增谿響不知林葉盡草庵遙對指青燈

鎮淮角韻　熊敬

孤城迢遞倚晴空畫角聲飄思萬重客館夢回天未曉滿簷殘月落梅風

梵刹鐘聲

梵王樓閣勢憑雲隱隱疎鐘遠近聞老盡世人聽不了幾回清曉幾黃昏

藏舟草色

虎鬬龍爭事已休昔人曾此討藏舟當時功業無尋處苔作

離離草滿邱

敎弩松陰

落落松陰掃不開亂蓬遺蹟翳荒臺奸雄已死三分後敎弩何人更此來

蜀山雪霽

曉起俄驚霽景開蜀山頭白勢崔巍捲簾爲愛瓊瑤濕一片寒光入座來

淮浦春融

碧波如練草如茵萬古長淮二月春落盡桃花風力軟海湖先潮化龍鱗

巢湖夜月

萬籟無聲海宇秋青天淏淏夜悠悠冰輪飛上琅瑤散作金波水面浮

四頂朝霞

絶頂雲林景最佳奇峰盤疊繞仙家芙蓉伏火丹砂老寶氣千年結彩霞

廬江道中遇雨　趙貞吉

滿樹石榴花松陰一徑斜廬江風雨夜來宿仲卿家

襄安道中　吳廷翰

縣本襄安古名從漢史傳經過但村落遷徙尚人烟瓦礫田間出橋獅渡口眠伺家題舊事猶是永徽年

巡江偶題　朱啓際

輕舟搖曳水連天此日臨風倍慨然茅屋幾村朝霧裹孤洲數點夕陽邊微軀愧乏涓埃報薄宦期將謹潔先徂喜民安何所事滿江燈火靜漁船

立春日合肥道中紀述　王守仁

臘意中宵識春容傷晚生野塘水轉綠江寺雪初晴農事沾泥犢羇懷出谷鶯故山梅正發難寄欲歸情

競渡行　國朝　于覺世

令節今當五月五榴花豔豔垂紅羽錦標笑兀起中天但許爭能不禁取驚濤怒漲如山來注目風生鬢撒開魚龍隱見那可測天矯空天飛霹靂君不見焦湖萬頃蛟彤宮鱗角初成射日紅破浪騰霄曾有日秋高待爾起長風

讀書湖心草堂　程汝璞

萬頃蒼濤一碧浮濡盧直欲問丹邱春湖帆外收吳楚夜月尊前落斗牛風雨自來山谷響塵埃不到嘯歌幽登臨常作淩虛想手攬煙雲接素秋

北鄉田家　李天馥

農家貴力作可以資吾身拮据饔餐計能令飢絕塵北鄉殊不然草宅弛稷耘滑膝亦殊佳胼瘃非所馴樹下朋水牸桑柘前未悶兒女但嬉嬉孰解豢雞豚比閭無園圃菘韭等八珍何以延卒歲嗟哉此惰民

鳳凰橋觀水

鳳凰誌失傳橋名仍鳳凰四野皆棘來儀疑荒唐九苞邈

何許有水聲錚錚其下涉甘泉澄澈可濫觴南走勢漸寬琇英巒渟汪奇石生兩崖斑駁多文章嵯峨雁齒排鱗次自成梁迴繞折而東奔涉開湯湯鰕鮒競隨之歷歷可數量荇藻緇於濱作花揚芬芳上與藤蘿挐日月無全光鴛鴦及鳩鵲波陸相浮翔廖狹不可舟何以鳴吾榔獨能效鄭渠周環隴畝傍倚藉資溉溉一夫疏隄防土澤黍稷榮因之爲馨香

合肥久旱郡守見陽張公下車異政豐聞時雨大沛

薄俗囂凌欺梓桑望風今喜懾張綱既能拔部除稂莠何患逢秋不稻粱自是牙前饒治行卻敎管內擅文章鸞鷟鹿夾知多少曾止珠還說孟嘗

新稔誌喜

西疇初稔各嬉嬉豔說山家兩日炊糯畝雲晴收早荍碧棚
陰滿試香麼身閒久辦租席調停改爭明定火粥月好風甜
虛過從晋賓艮愧鄭當時

盧居白燕

茆簷兀坐戀斜暉玉剪何來相向飛趁月橫塘三彭㶇受風
岐路半規微臺無滲排持徭絲卷別烏衣借塵非多謝懷香類上下白頭友漸久忘機

喜雪爲見陽張太守賦

占瑞人稱大有年清光落落致翩翩須臾幾陣瀟騰滿遍野
皆成種玉田

月洲桂花在東涇山下

香凝三五月洲頭異境清虛插岸幽應是蕊珠宮裏出人間

擬古午輪秋

[illegible]遠著　　任 良

僕[illegible]其蘭錄一籬縣八公新其木七賢[illegible]與春

[illegible]歸花間聽莫尊長戲以五爲古今陵

[illegible]別墅　　丁 最

寓[illegible]山[illegible]遠[illegible]清[illegible]舊日長[illegible]爲月[illegible]移[illegible]人往漁

雜[illegible]餘[illegible]盡樓飛塵麥[illegible]不[illegible]白日到蓬臺

九[illegible]陽太守開[illegible]鎮[illegible]樓集同人登高賦詩分韻得

香字　　邵 陵

異[illegible]登樓憶故鄉樓前無限好秋光巢湖水擬連天白金斗

城高落日黃四海弟兄方把盞百年時序又重陽使君小試

爲霖手萬落千村早稻香

稻香樓雜題　芝龕先生別墅

洞壑探沉白日陰空階行處綠苔侵斷無人跡惟荒草一院

秋蟲自在吟

遙數郊原落日黃一聲村笛下牛羊高樓不見人[illegible]

西風送稻香

龍洞孝廟畫像　錢陳羣

古郡城南路清風似老祠神明留象貌井里祀威儀[illegible]

君子鄉人亦我師舊事仍使節下　鶚芳聲

護城道中　王[illegible]

古槐仍長路枯禾自毒田疇心舊表千長[illegible]

爭波斜傷馬不前艱難如此似或恐綱民偏

廬州府志卷五十三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溫陵張祥雲主修

文籍志

廬郡金石甚少據揮麈錄稱郭振以崔公德政碑築城他石刻之不存皆于是時殘毀矣然搜羅遺佚僅有十一之存其目存于故籍宜併錄之今引周應合建康志之例以廬郡金石及府縣名人撰述合為文籍志一卷建康志又以表論諸文附後今既別為雜文志不復援以入此編焉

金石

【隋】

紫微觀碑 劉穎製銘開皇十四年立

天下名勝志略云廬州襄安縣紫微觀晉咸康四年會稽道士王妙才之所剏也銘石尚存秉晃馭鶴吹笙脫屣而歸舉手長別十數字餘皴剝不可讀

唐

永濟龍王廟

天下名勝志載碑略云貞觀間慧滿禪師在山誦蓮花經二十餘年忽有白衣造門曰我東海龍王少子聞師誦經故來聽受其時苦旱為說法已求其降雨答曰水旱上帝司之若盜布天澤當死僧曰汝捨此身救我此民我誦此經救汝此身諾諾而去須臾膏雨三日龍死師救葬之民

爲立祠建碑其後水旱祈之必驗

十八學士畫像并贊石刻　明人摹本在府學尊經閣後

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字德祖

劉君直道存交守信雅度難追清文遠振

口口介曹參軍事李守字守素

賢設博識穆爾清風游情文藝高步談叢

太學助教蓋文達字文達

言超理窟辯析談鋒蒲輪達聘稷下連蹤

諮與參蘇旭字愼行

業敏游鼓躬勤帶經書傳油帛畫美丹青

口口口口顏相時字師古

缺六字經史家擅學林人游書市

口口郎記室許敬宗字

槐市膳聲蘭宮游衙抑揚缺六字

口作郎攝記室薛莊字元敬

薛生操履昭哉德音辭口健筆思溢青襟

大行臺司勳郎口口口晦字克明

建平文雅休口口光懷忠抱義身立名揚

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字喬年

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下缺七字

記室考功郎中于志寧字仲謐
古稱益友允光斯職贍此文辭懷茲亮直
天策府□□□□字思兼
志苦精□□言實錄臨危遠義餘風勵俗
太學博士陸元朗字德明
儒術爲貴元風可思博學□道離經在茲
太學博士孔穎達字仲達
道光□□□□闕里叟八字
天策府主簿李元道字元揚
李侯鑒達雅量淹通淸言析理妙藻推工
軍諮祭酒蘇□字□□
軍諮談□□□□□正色于廷直躬之故
天策府文學褚亮字希明
希明倜儻瀟灑情宇博總九流□□□□
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字伯施
肅行揚聲雕文絕世綱羅百氏洪□□□
天策府參軍蔡允恭字克□
蒼徵達學蔚有斯文冰霜比暎□桂同芬
宋沈括跋此唐秦府十八學士眞像也考之他傳謂太
宗因薛收死一日忽思其人想像儀容不可得乃以劉
孝孫補之命博陵閻立本圖其眞與于志寧贊之立本
一代名畫志寧唐之文宗也其中名字於史不合者多

如姚東字思廉唐書作姚思廉□簡之蘇壹陸元朗詩莊唐書皆以字為名李元道蓋文遂于志寕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字房元齡字喬年唐書以為房喬字元齡孔穎達字仲建虞書字穎達蘇典籤名從九從日唐書從由從防許敬宗薛莊官皆攝記室廟書以為直記室蓋唐書成於後入之手所傳容有謁謬此乃岩時紀賢者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如元齡者佳則卿元齡果名非字也蘇世長召對元武門問日卿何名長字短乃知後為學士時方改名耳

明吳郡周天球跋隆慶庚午余從燕市得十八學士眞傑摹本沈存中跋郎筆談所紀稍易前數語耳都人傳卷藏大內永樂中仁廟與漢邱競相取玩成祖乃收付兵科倚兵科官侍直也以故卷至今置兵科云已持卷狨兵科都給事三原溫君純質之云卷誠有之衛素宿弊容色宛然第題贊跋尾書跡差不逮蕊近代從中摹出者也余嘗見學士卷有大小人物二種皆法意瀛洲呆象不求似其人乃玩具也此雖摹本而舉賢狀貌衣冠儼存趨府舊觀卯房社之魁壁許敬宗之傾側一覽而忠佞可叅非尋常繪事比者詹事螢郁李君博雜好古復摹翊為廣傳計□□流丹青於片不永光靈於于羣親雲臺□□□加美矣余既為錄其文因識以下數元年三月朔日也

明王世貞跋右十八學士圖贅府參軍李子攫閣中介舊本摹勒上石所謂周昉貌趙郎併得情性者也內薛收不早死何臧房杜許敬宗貌得早死不與李猫同傳生亦幸有不幸耳余舊嘗爲朱司空題此圖未句云諸公請朝且虛左傳州旅人來上坐意謂王魏兩侍中也不知此圖今在司空所否然此十八文學之士以庶僚爲泰王參預謀議耳高武廟始有北門學士及崇元集賢漸以宮著閣基至於今而極矣當李子光少師公爲學士時至十餘人併英宗朝李文達公輩亦十餘人爲我明前後盛士焉知後世不托之繪史也耶耶那王世貞識題

明黃姬水跋此閣立本十八學士像也唐文皇開館延士以杜如晦以下十有八人爲學士每與討論經義夜分而罷尊遣圖其狀貌顯其名字爵里而爲之贊以藏諸府噫文皇可謂不世出之君而諸學士識一時□□立本善翰尤工寫眞所寫秦府□□□□功呂威稱妙於時至寫像之日文皇歎日薛收遂成故人閱恨不早圖其貌則此爲貞像無疑俾千戢之下一拔閱閱其超府殊宮之態籌帷察吐之懷宛然可揚也余友周公瑕得秘閣臨本基郁李君摹刻以傳夫丹青易毀瑕石不磨後之賢者將使好文之主必蒐刻墨陛而抱道之士思侩緣入池矣昰無補哉沈存中以文皇因恩薛收而圖

像而薛收傳則以為因圖像而思收以贊為□志學
為而杜如晦褚亮傳則以為亮所撰存中非無據姑識
異同以備考云
明王世懋跋右
蕆至今修為侍
長安市中以遺
稍與同史傳沈
政於異同中得
織史漢而成也
今贊中所稱字
精考彔然斎世
識當自有祠解
盛甚為子繁重
以文學起侍從
萬歷元年癸□

唐十八學士圖真蹟柎、傳韓勝兵科所
臣異數友人周公瑕得其臨本佳者於
予繁參軍參軍命良工韓石傳寫其閒
存中氏論之詳矣然余定為貞靚物者
之李陵答蘇武書世嘗為贋以其書組
圖贊在其君臣一時而處肅裁更新舊
政可補唐書未備耳貴長麿辨古幣極
之稱安知不破格於持論故知其□博
可也此刻人物古雖宛然想見一時之
之了繁家故有房杜子繁於諸從子皆
謂此刻為子繁家本公瑕當許之不時

明李春芳跋唐十八學士圖舊藏兵科詹翰諸臣供奉
廷試者筱攀必留飲科中輒素一玩相傳以為奇視朝
士不多見者予弟參軍齊芳偶得摹本將刻石藏之家
予諦觀之見其丰格衣冠甚都當其遇英主膺寵眷人
堂之若登瀛洲至今膽炙人□考其人品雖閑有疵累
終不失為俊髦至如元齡如晦同心運謀粥成貞觀之
治故一代名相也予與常熟大學士嚴公訥同被肅學

帝簡用常援以官出入禁苑奉撰述者十年眷寵恩賚不知元齡輩之在當時曾有之否遂參陪綸閣未踰兩年龍馭□昇未獲殫論思匡弼之愚其親房□□□□□多矣□覽斯圖□增□□云

舍利塔記 正書在合肥西北鄉香社寺

按合肥北鄉柘塘集西北香社寺殿東南有碑半段碑額題佛骨舍利塔記六大字初一行云廬州慎縣城節鎮香社寺佛骨舍利塔碑記署銜西朝散郎字餘俱漫滅書法似李北海不知何人手筆

何晏塼銘

天下名勝志唐景雲初土人發掘壙銘

合肥城記 韓愈撰

天下名勝志代宗時路應求刺廬州始營合肥城韓昌黎

為作碑記

梁公德政碑 崔鉉撰韋玩書大曆四年立

唐盧潘四辯 碑文載沿革

崔公頌德碑 李華撰張從申書天寶□年立

按揮麈錄云合肥郡治前有四豐碑上云唐崔相國德政碑後十年不復存詢之前歲武帥郭振者取以砌城云

唐李華淮南觀察崔公頌德碑在昔召公相武王除害去虐敷命帝廷佐成王卜洛定宅登頌清廟奉康王俞朝豐宮克致太平惟崔公相元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籍獻宗塌除兇殲紹享天命事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得惟申伯翊宣王登南郊興周室小自率諸侯征楚蓬奉王驕與崔公叶德同勳皆羨姓也夫議盛德論大功賢大賢舉其殊論卓然昭明不書其細申大體也敗詩際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歆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卓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內首稱人倫德範公少負

文學重名且兼宏略敭於王庭甲科入仕歷京兆倉曹
叅軍再遷司勳員外郎丁太夫人憂以毀闔終喪拜刑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劒南節度留後使逆臣起幽陵
陏遜關至尊哀兆人恩古公避伏之義於是帝居酉南
依我心脩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劒南節度探訪使元宗
克讓聖子家爲唐虞郎出納王命南節朔方弼請二聖
孝慈光明自西白東公鐵元惡天討之師炭如山行寇
若霜案鼓濠無餘帝珍蔺圖賓協朕志官中書令封尉
國公公拜稽首臣敢日胃以負天明帝遂其高俾作少
師師訓東宮兼長邦上居守洛京乃傳濟王又與汾州
王德日宣汾州阜安憲統江淮主三軍省萬人加工部
向書時征鎮之師持乃奸令公獨露奏懸用轂典轉吏
部淮南既清軍有餘動炎難江南葛里廉哉六歲在鎮
心特王艫戀慕之極遂於流湖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
不侯竭建旆將馳者至泣訴吏人進道卿月諸闕乞留
省三百餘人公申諭晝行至於京師大子大悅曰趙圖
先帝元臣胥爲朕師而我不見令六年有司如朕慈
待之加尙書左僕射自淮南之於所部八州人舞手蹈
足秘書小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賢深有文武才略忠於
王室腓心馭下嘉績升問戴公仁明思揚盛德合兆令
彭城劉蔺先後之公臨人惠和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敷
王德深崔公封內我是以安斯人不鈐其德不可謂賢

華嘗忝公遊吝以爲須夫工
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
縱衣爵僖公爲賢侯史克頌
朽啟褒大臣則王室尊崇美
天王也今載公朝觀之禮以
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
叅宮出納大命抉事於表思
乃梳淮服泊江之奭闕闕長
不鎮服思崔公三世元臣德
倫江日東南飲化如舂爲朕
觀於王韡賛央央珮玉以鏘
其驤公慕兆庭沸濡於砦思
我公之遝陽和起盭乃求藥
福攸集介福攸集州人斯及

獄視三公四賓祀諸侯入
昔鄭武公爲卿士詩人賦
騎野敢附前烈以書公不
政則王命行不惟頌公尊
去大之其文曰思萑公出
俶帝之功自蜀自珝至於
崔公烈烈郁郁以邕以肅
轂馥旆霜鏃蠢爾兕毒罔
稷生人乃朝於王王顧殊
腹心寧其呻吟思寉公入
秉珪奉璋公復於揚四牡
權公盧江州邑孰不垂泣
石藥石爰立刊之頌之介

同食館記 陳鴻撰太和三年正月立在合肥 文載古迹

旌表萬敬儒孝行狀碑 盧潘撰大中十三年立

輿地碑記在合肥孝義坊

廬州重建巢湖太姥廟記 邢湛夷撰八分書并篆額龍紀元年立

輿地碑記云在巢湖廟中

風鶴亭韓元吉撰文載形勝

浮槎山八絕記唐沙門僧皎撰

集古錄詩凡八首亦無刻名年月在浮槎山下

奉勅置使者靈廟碑李邕撰開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五日立

寶刻類編在廬州

刺史羅珦德政碑楊憑撰正書并篆額貞元十九年四月六日建

寶刻類編在廬州

巢湖南泰院佛殿功德碑徐吉撰保大八年九月一日建

寶刻類編在無爲

五代

重修巢湖太姥廟記 周鄴撰保大二年立

輿地紀勝云德勝軍節度使都督廬州諸軍事廬州刺史周鄴立碑在廟中

梁縣定光院金剛經碑 在合肥

輿地碑記云其碑八九段甚古

金剛院碑 賈易之撰

重建明教院記 黃德麟撰行書并篆額昇元四年十月建

寶刻類編在廬州

浮槎寺題名記 缺撰人名年月

寶刻類編在廬州

宋

重修縣治記祝況撰建龍二十年立文載城署

康熙志載王萬年廬江地理辨云景泰庚午修學築牆得此碑于土中

新開淝河記開寶四年立

輿地碑記云在布政坊

廬州五縣均田記開寶四年立

輿地碑記云在布政坊

衣錦亭記張君房撰天禧中立

輿地碑記云以馬亮爾守鄉國故名

鎮淮樓銅鉦歐陽文正書大中祥符八年正月昌再興鑄在合肥鎮淮樓上

浮槎山水記歐陽修撰文載山川

李伯時龍眠山莊記 蘇軾撰

輿地碑記云子瞻爲之記子由有詩二十二首韓駒子蒼又從而和之

七門廟記 劉邠撰嘉祐二年立在舒城 文載水利

孝肅包公墓記 林至撰無年月在合肥 文載冢墓

繹志亭記 鍾文珍撰無立碑年月在無爲 文載古迹

福巖寺碑

天下名勝志載碑略云梁武帝第五女夜夢入一山爲尼詰朝奏帝乃取名山圖展得此山恍如夢境天監三年敕捌道林寺成遂入山祝髮號總持大師嬪從悉聽爲尼碑陰有宋元豐七年洛陽景謨遊刻

眞宗御製碑 碑陰有米芾篆書崇寧四年立在無爲州學宮

哲宗辟廱碑

無爲志此碑久瘞牆陰乾隆五年掘出

章吉老墓表 米芾撰并書大觀元年立在無爲文載冢墓

詩碣

天下名勝志巢縣北鄉有宋建大力寺址居人掘得碣云地去巢城十里分招提名目古今存風摩斷礎皴紋暗雨剝殘碑點畫昏一道澗聲飛石壑兩邊山色鎖雲根杜鵑花裏啼幽徑往事依稀似訴論

徽宗御製學校碑 大觀二年立

晉人法帖

天下名勝志無爲郡治東北有寶晉齋米元章建四壁皆
西晉人法帖

墨池二字 米芾書在無爲

廬州新學記 趙磻老撰乾道九年五月立
文載學校

稽古閣記 徐競撰淳熙四年三月立在無爲
文載學校

包馬二公祠記 韓元吉撰淳熙十二年立在合肥
文載壇廟

無爲州貢院記 王爾撰淳熙十二年立
文載城署

巢縣學記 焦琳撰慶元三年九月立
文載學校

廬州重建學記 阮覓撰嘉定五年十二月立
文載學校

待制楚公祠記 趙汝談撰嘉定七年七月立在無爲
文載壇廟

紹定殘碑

明崇禎志舒城鳳凰橋官溝稱玉帶河有碑記湮沒街傍露頂可數寸許萬歷中縣尹楚石林出之洗字見碑誌官溝水路傍鐫小楷則紹定二年林知縣立八字公曰碑待林而出也于是樹碑覆以亭因爲詩云五百年前此後身而今桑海幾揚塵四郊只剩山川舊片石誰留姓字新自信彼蒼應有意再來此地豈無因璇淵一水環如帶繼我遺功俟後人

元

郡城隍廟記 余闕撰正書至元五年立在合肥 文載祀典

重修無爲州學記 李禁卿撰延祐四年立 文載學校

重修無爲州大成殿記 王僎撰至治元年立 文載學校

加封孔子詔書 正書至大二年立

右加封詔書在廬州府學閻復撰文按詔下於大德十一年九月次年至大元年始刻石字體篆隸正行及蒙古書不一然多不及此碑之楷法也

同知拜住君政績碑在合肥鎮淮樓下 缺著書人名至元六年立

元廬州路總管府同知拜住公政績碑銘記今至元六年庚辰冬十一月朔列大夫知廬州路總管府事拜住公既受代郡之士民周庭梓等來日公治郡五載政積表表非托文貞石何以慰邦人永久之思敢請予受墨治下義弗敢辭按事狀郡先賢朱樞密使孝肅包公拯剛方清直足以風厲百世書院雖設而廟像未嚴公捐已貲千五百緡倡郡人新之增廣弟子員教勸程督始終無倦府治館傳久而弗完麗譙壺漏壞更鼓弗明皆先劃俸金委曲規措監倉庾則嚴以去弊檢水旱則寬以恤民汰冗蠹遏卒去鄉保土胥部內番上軍戍淮楚隸沂道戎府其廬里族屬有宿憾或貪虐相交涉率以負封椿爲詞府鬨於省檄千夫長督所司徵理追呼逮

摘爲害已數歲公閱實舊案詢考戶籍遂辨其誣五載
之罰其惠利及人多類此公蒙古乞烈氏故溯廣行省
丞相恒陽王之孫武昌王之子丞入宿衛用文蔭授官
歷澧州齊安倅遷是職族貴年富而無紈綺驕塞之習
質厚氣宏而濟以廉愼之操故旌之政事有古循吏風
公之伯氏故江西行省左丞都思鐵睦公當延祐至治
問眷長是路有惠政見於去思碑石公復援武齊名相
門遺澤蓄淵淵乎其未艾也居賢敎顯爲洛州司焉弟
敎賢綰爲長史皆刻石市傷人稱棠棣碑于於公之昆
季見之矣刑此邦士民能揚其長之善於終更之後又
復得見其俗化之歸厚也咨歎不足敬系之以詩曰朝
廷彝冊乘時奏公風虎雲龍維乾烈氏胄華而貴賁閒
後裔功顯廟堂恒陽武昌有子尙德好禮克濟厥美式
凡大邦政絜其綱德化孔彰新廟奕奕治傳增飾絜壺
有職包卒宿胥奸戢弊除民用貸居伊昔郡長澤被玆
壇耋耄俯仰棠棣之碑對刻信辭於古有耀淮山高止
淮水淸止德音不已

都思鐵睦亞中碑在合肥城鎭淮樓下 缺撰書人名至治二年九月立

淸心亭記 缺撰書人名泰定元年立 文載古迹

明倫堂記虞集撰至順元年立在舒城文載學校

賈文肅公祠碑銘吳炳撰無立碑年月在無爲

賈公墓碑在無爲

龍眠書院記揭傒斯撰至順元年十月立在舒城文載學校

景賢書院大城殿記揭傒斯撰元統三年立在合肥文載學校

興文書院祠記王林撰至正八年七月立在舒城文載學校

青陽山房記程文撰至正十年七月立在合肥文載古迹

修城記余闕撰至正十一年立有碑陰在合肥文載城署

廬江縣禁鐘題字正書至正十年十月鑄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右廬江縣禁鐘題字其書廬爲庐不合六書之正此鐘爲縣尹張居敬所鑄達魯花赤普顏

不花以下及進士列名者十餘人而用鄙俚無稽之字足供一噱然亦可見俗字之有本也

賈侍郎墓碑及像在無爲州北門外賈家灣至正間立碑有石刻遺像

廬州路鐘在府學陽文正書

左元放像在灊山廟明合肥令劉志選刻石並跋

名人著述

漢

淮南子二十一卷　淮南王劉安著

明宋濂淮南子辨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劉安著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招致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李氏書目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總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傳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冥覽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間務修泰族等訓連卷末要略共二十一篇似未嘗亡也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又有外篇三十三篇漢志與內書同列於雜家中外書余皆未見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非成於一人之手故前後有自相矛盾者有亂言而乖事實者既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至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三代時無印周官所掌之璽節鄭氏雖謂如今之印章其實與角虎人龍符旌諸節鉞用不過手執之以表信耳今乃

曰魯國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如是之類不能盡舉也昔呂不韋相秦亦致辨士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十二記六論八覽其其說雖未純要其首尾以類粲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雜也古人論立言者漢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

渾天儀　王蕃製

參同契三卷　魏伯陽著

宋

刀筆二卷　策府應言集二十卷

肥川集四卷　表奏六卷

榮遇集十卷　以上郡守劉筠著

唐文粹一百卷　合肥姚鉉編

包孝肅奏議十卷　合肥包拯著門人澶淵張田編次

胡松包孝肅公奏議序

始余讀宋皇朝類苑名臣言行錄及呂氏家塾記晝蒙謙與沈氏筆談諸書其載包孝肅公言行政蹟未始不斂衽敬歎想像其肅容峻節雖距公且數百年凜凜然若侍其側而欣敢情也後讀公門人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事張田所為公諫革題辭謂錄諫官御史至大用始經進退完節令名而天下無異議者以公釋褐登朝仕不急遽歸養十年無臣意其心惟知孝於親已而天子器其才行處之當路公上裨于闕下瘳民撰中案國蠹其心孝學焉惟知忠於君乃知公之政業聲名所以動華夷而寨宇宙其學蓋識其遠且大者矣最後讀簡史本傳又知公之孝之忠實自其無欲始蓋公天性簡儉其衣服器用居處食飲至為節約後雖大貴如初官此豈復可以官宦之美妻妾之奉與所識窮之得我而為之哉故其立朝審誇去就脫然所欲易盈進退皆足要不獨以仁宗之聖能優容之而已矣抑余重有感焉方公知諫院也嘗寫唐魏元成三疏上之且請天子罷座右及別條七事大都在明慎聽納辯別朋黨愛惜人材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猜疑條責臣下以消弭禍變牽錄微過以導迎害氣其言甚美肯闢嘗時大體至於論日食地震星變與謹奉天戒之說欲其撰省於戎狄盜賊號令賞罰之間所宏進擢賢傑振張紀律廣闊眾正之路遏絕羣枉之門

斥遠佞儉傭延公鼎近自宮禁遠及邊郡杜漸防微中外協濟而後后患可弭諸疏尤爲百代之龜鏡竊謂當今之世有忠君愛國之志者雖如公之上魏鄭公疏可也然則省吾之重梓豈亦有感於是乎省吾在江淮閒稱循吏其治郡叢多善政要爲得師於公比以書來日孝肅公集刻在廬百有餘年矣字率漫漶不可讀且多譌誤吾將校而梓焉子其爲我敘簡端余不佞顧何能敘公集然平生所願學公者乃本之孝之忠之性以與世之學公者共師焉

郡守張祥雲重刻包孝肅公奏議序

史載包孝肅公奏議十五卷今存一百七十一篇爲十卷公門人張田編次國史本傳及公執事附於卷尾貯府學尊經閣梓三易近復漶漫公餘補綴殘闕繪像簡端余嘗讀公集合觀公生平行事竊歎公高風勁節震炫古今人耳目間荒稚婦女皆畏而愛之前人述之詳矣而立論究有所未備公所長存宇宙而不敝者非特如史所稱天性峭直之謂仁宗初立賢否雜進紀綱弛而邊鄙擾慶歷以後吾正盈朝韓范文富司馬公等皆當時名臣公御立其間不爲雷同倚附上自朝廷典禮差除刑賞選舉下逮邊防馬政之得失利害錢糧戶口鹽茶竹木之蚕翻多务每奏一議無不如燭照數計而龜卜立可見之施行尤以歲君德謹天變恤民命與三疏七事爲疏乾其

言曲而中質而不華緐而有體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羣臣莫之抗則其所挾持甚大公之收監和州也仍以親老辭及再起用歛歷中外三十餘載毅然無所顧避所至吏民畏撣貴賊斂迹然剛而不愎清而不刻精察嚴明未嘗不推以忠怨天下無異議獨歐陽公疏論公攻罷張方平攻宋祁逐除三司使是奪踐田之牛又貪其富公避位者久之卒就職又奏和市上供物以革科率之援君子之圖君也行其義之所是苟有利於國家何恒乎入言避嫌遠疑之說登足以律賢者哉識量過歐公遠余嘉祐元年仁宗皇儲未建公與范忠文趙清獻矣文蔡諸公數具疏請不聽三年獨上書極諫以謂太了者天下之根本根本不立嗣孰大爲其言至危悚希初意猶以爲疑及再奏對始色喜日徐當議之後儲位卒定實始於足藉使公忠愛之誠非裕於乎日而發於臨時不爲仁宗所深知而篤信期必行而後已卽折諡牽衣徒足激怒聖意天下卒受其病一時在廷諸臣得君之專能引其君於當道鮮有及於公者惜乎公居外之日多與逼密之日少卒未責其用公與仁宗千載一時之過君臣同德使執政專且久盡出所學以佐聰明不惑仁聖之主平治天下其功業成就何如哉余故曰史稱公天性峭直尚不足以盡公孔子所謂成人孟子所謂正已而物正公庶幾焉公肖像滿天下曩時所見

皆稜角峭厲使人汗駭僵走不敢仰視今奉

命守廬拜公遺像於香花墩上獄嶽懷方和靄溢於眉睫無

外間妄塑非常狀甚矣人之好怪也閻羅包老之稱從

以其貌故耶後之君子讀公之文考公之行事想像其

形容可以得眞孝肅矣香花墩在府城南負郭四面水

菼苕見底游魚可數魚多鯽肥美林木蓊蔚廬人與公

子孫即其地立祠祠公蓋即公讀書故處云

奏議三卷　無爲王藺著

文集二十卷　合肥楊察著

潛川集　舒城朱翌著

龍眼集　博古集　以上舒城李公麟著

樂記五卷　文集二十卷　以上無爲楊傑著

柏山集二十卷　詞一卷　以上無爲王之道著

元

青陽山房集

合肥余闕著

元李祁青陽文集序

穨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呻吟疾病中忽得同年余君廷心詩文一帙讀之輒泫然流涕而歎曰嗚呼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廷心文采學問政事名節雖古人有不得而兼者廷心悉兼之世登復有斯人哉元統初元子與廷心皆試藝京師是科第一甲寘三名三名者皆得進士及第已而廷心得右揭子泰左楊唱名謝恩子二人同班列賜宴則接附同席而北同陽徘服同授七品官當是時子與廷心無甚相遠者其後子以應奉翰林需次丁父祖父之喪乞奉母就養江南沉沒下寮學殖日益荒穢而廷心方内泗州入翰林爲應奉爲臺爲省聲光蕪著如千將發硎莫敢觧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湧山積莫能窺其突兀於是子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遺遇時變子以母憂竄伏鄉里深恨不得乘一障以效死而廷心以藏卒數千守孤城屹然爲江推保障者五六年援絕城陷竟秉節仗義與妻子皆死生爲名臣殁有美諡於是子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嗚呼廷心已矣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或者以爲廷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子以爲廷心雖死而斯文因未衰也廷心之孤忠大節足以照映千古蔚然爲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焉使得如

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猶靦然以面目視人者則
斯文之衰蓋歸地盡矣豈非廷心之罪人哉廷心詩詞
古雅其文溫厚有典則山人經傳疏義援引百家旨趣
精深而議論閣達囿可使家傳而人誦之鑿鑿乎不可
易也惜其稿煨燼無遺獨賴門人郭奎撰拾於學者記
錄之餘得數十篇以傳而或者猶以不見全稿爲根夫
以一草一木之微已足觀造化發育之妙則凡世之欲
知廷心者又奚以多爲向哉昔太史司馬公述屈原離
騷之旨謂推其志可與日月爭光鳴呼屈原不可向矣
千載而下知廷心者其如司馬乎廷心省讀書青陽山
中及仕而得祿多聚書以惠來學學者稱青陽先生故
是集以青陽爲名云
明羅洪先青陽文集序余青陽先生死安慶安慶之人
德其功壯其節莽而封之廟祀之集遺文傳之舊矣
嘉靖甲寅省吾畱後守州三年以爲先生出武咸
世居合肥合肥乃其故鄉文獻不足來者無所徵也取
青陽文集校其漫淤補亡逸刻之郡中夫先生天下
之士不可肥以合肥其爲後世之傳不偏以其文而
豈必其徵與否已哉夫休勢者短計狗名者輕生有情
塤危廸不得已而而首者可謂之死不可以爲節有義
氣激作有所爲而援命者可謂之節不可以爲仁所貴
乎仁者無所累而常自得其爲累也與甚于愛身與妻

子之念而能自得者必不惑于言語文字之間子諤先
生之文察其心之所安智之所及其有庶幾者哉擬古
之章曰辛苦豈足念殺身且成仁七哀之章曰一身未
足惜妻子非無情言無愛身與妻了之念非人也然所
愛有甚于此矣去逆旅者留其素則返篤車馬者曳其
後則困所係者最則損之不易自非決絕於漸積則其
頤戀道過方且以死爲諱況望任爲已責耶以是知其
心之有所矣也其論文也則曰學聖人之道則弁得其
言學聖人之言非惟道不可得并其言世胥失之矣又曰
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世亦貴而傳之者
愛其人故也夫得其人於文藝之外非難得聖人之道
於言外爲難不背于聖人之言以爲道其有他猶以爲
名乎以是知其智之有所及也智有所及而心甘安焉
則一死非所以塞責爲其責有重於死也一節非所以
善道爲其道有大於節也其視身也猶逆旅而不忍以
身爲之橐其視妻子猶車馬之御也而不能以妻子爲
身田在親爲親在君爲若不必於守死亦不必於全生
其於生而死也猶言與默皆其不容自已也以是求之
謂有徵於先生不可哉予爲仁而未之有得毎於古人
庶幾者必設身以處之以驗能否故嗇有徵于先王今
淮南多故當道忽保障安戢之策而需侯乃刻先生文
集幸作其鄉之子弟可謂知務他日考績其徇有徵於

此平因憮然序之

郡守張祥雲重刻余忠宣公青陽山房文集序　合肥余

忠宣公英風勁節炳耀千古海內之士知公之名高公之節皆能言公之行事而至其文之沈博絕麗出風人雅則罕有能讀之者夫公之精諒貫金石而燭胥漢固不以詞章重然古之君子臨大節捍大悲類皆發乎仁止乎義根柢乎學問而其緒餘則流露於語言文字之閒是故將窮勢細一死塞責若小諒也蹈水火冒白刃授命羅場者小勇也若公當元之季守孤城羣盜環布四外南北晉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倉遽之陽乃能議屯田築堡砦左提右摯將帥用命屢卻強寇固守者六年使潑痍飢讎之民可以守可以戰且可以其死至於矢亡援絕城陷身殁則時勢使然登輕生狥名之輩憤激於一時義氣者之所爲耶史謂當時欲挽公人翰林公以國步危壓斷不受又謂公留意經衛五經告有傳注爲文有氣力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纂隸亦古雅可傳然則使公居承平之日轄筆史節雍容擒揚𢗼色鴻業後之人讀其文而想其璐拜庶歌之樂公登獨以忠顯哉余來輿是郡求公遺文罹得青陽山房集五卷刻既復遡版復散佚無存特校而行之以垂久遠使知公之見危援命不存乎臨事之卅孺而存乎學問之素定易日立人之道日仁與義

如公者可以當之矣

五經傳註 合肥余颺著

環翠山房集 合肥葛闇孫著

望雲集 巢郭奎著

文集 合肥楊斛山著

明

沖元草 合肥孫鎮著

友雲集 合肥龍源著

垂光集二卷 合肥周璽著

郡守張祥雲重刻周忠愍公垂光集敘廬陽山川雄厚其民質直而好義多慷慨有志節之士史傳所載豐功偉烈代不乏人而孤忠大節尤卓卓表異者宋則包孝肅元則余忠宣明則周忠愍三公者皆爲言官而或以

言題或不必以言題至若功名無所展於朝經猷無所施於世徒以批鱗折檻糜肌碎骨則忠愍之遇尤窮焉夫忠愍既不獲生皇祐慶歷之閑與韓范司馬諸君建自於一廷又不獲如忠宣之戮力疆埸為國家捍災禦忠以伸大義於天下周內文致死於閫宦之手論者莫不以是為公悲及夫錫美謚遐恩蔭名彰汗簡劾食百世論者又其不以是為公榮是皆非所以知公者也蓋人臣生當極盛之朝相與敬詠太平惟是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至遺時之艱或鞠躬盡瘁於孤城之下或剖心泣血於大廷之上亦惟行其心之所安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則忠愍之心與孝肅忠宣易地皆然者也予既梓忠愍之文於孝肅之後而宜復綜覈其大節以見三公之用心如出一轍亦以見廬陽風俗之淳茂有自來云

駁議十卷　奚囊蠹餘　以上郡守張瀚著

名世文宗　合肥令胡時化著

春秋列傳　郡守潘榛著

廬陽文獻志　合肥孫荆著

春秋說　史綱鈔以上合肥王浚大著

賸園集　黄葉庵詩集著以上合肥李遊蓀

敬餘編合肥賀子偁著

書經便蒙合肥王藿著

詩集合肥黄道月著

詩集合肥黄道呂著

先月館詩集　尚書會旨以上合肥陳懋昭著

書疇彝訓一卷　程子大學定本一卷

大學正宗堂經解　古本大學解

大學經傳註二卷　大學註一卷

肅帝敬一箴解以上合肥蔡悉著

高岡遺稾 舒城秦鳳著

默然集 舒城祝富著

雪壺集 廬江王永年著

志騷齋 無爲吳廷翰著

巢湖考 巢縣景奎著

太極圖說 無爲沈桂著

婺州集 無爲劉汝佳著

看劍集 無爲朱介明著

里中功臣列傳 巢縣張符著

自序高祖開基所藉運籌決勝斬將搴旗功寧可勝計而至於水戰操舟若神長驅橫擣此蓋巢湖數艦功居多也以故始定建業草創爵封是時上尚稱吳國公而廖鄖國永安與胡大海遂首開國公乃自不嫌肩並之

逮洪武三年大歙封建盤後所追封者薔在余巢六侯
四公二等下果任各衛指揮使同知僉事者更有加焉
居巢裝爾國思僾遲若是功足爰爵餌足狼功可謂盛
矣然法綱少衆鑑黨事發天下功臣殲誠又籍彼其則
白馬指黃河而誓者何在郎株果波於巢宰何懷乎嗣
後天于紹明先世之道慨然下明詔詔太後大司馬追
考故寶收錄故鄂國曾國衛國信國諸公一爲徽侯且
增誠穗秩而爲南安德慶後者竟不徵沾命豈其故
孜而遺此失在奉行者不能廣德意耳今其苗旓同在
徒曾切但第係僅有享大廟及祖豆鄉賢祠期不爲若
故氏之鬼而已或者日巢邑風土瘠薄惡稱公發乃余
問餘氏府於成化問猝雁烈發金書貂冕覓爲亥燼嗟
嗟此蛍其天意耶余故鋒諸勁後死者魂魄私恨無窮
而尤慮其功薔無傳也爰悉心訪故老搽國史及他
功臣事有相錯者井其家乘集之合爲旦中功臣列傳

司馬溫公我箴注

小學廣義 以上巢縣楊寅漁著

竹窗吟稿 巢縣向侃著

四書講義 巢縣李發著

易解　巢縣徐體乾著

詩經五雅

綺園詩集　以上巢縣尹君翰著

國朝

稻香樓詩集　合肥許自俊著

許自俊稻香樓詩序

淝上神州廬陽芬甸雄城擁淝衝歐清流發坂倚雲遙通碧洛乃當坤兌交維之壤斗牛合鍾之區爰有渤海高賢劍此碑疆盛事汀畦瓢郅彷佛蓬萊臺樹參差規模閒殊勢不為猶採幽塋之笑蕃咽滿成堤攀芳洲之杜若坊峙西成東作樓名水明稻香門開三徑收東屯西襟之禾戶劃兩峯攬內舍丙山之翠鏡亭依沼人胡為乎水中複道連雲鳥胡爲乎木末妙香世界結竺老之精藺明月家鄉詩仙人之舊笛花開並蒂析同周于愛蓮粟去折賤節比陶公我柳綠天種紙聽雨燕窗白石辯徑養風竹塢平沙落惟長虹影入春波紛葉枝鳥瓷絡藕連夕照新房宛轉祭書帶之青青蔥檻玲瓏佩古繞之纔纚南華秋水梁觀惠十之魚半楚朝復坡放林道之鶴若乃草宇工孫尚鋪錦都花名帝子竿拂珊瑚趯林庭帖成箋蟋蟀之詞宜李

兒葬時而麒麟之句植文人之餘盡化龍鍾極中郎之桐俱稱鳳尾桃源洞口疑雜大之皆仙華子岡頭見鳴謁之如怪於是日發縣光法紫陽之黃書四季時舒肅傚蓮皋甫之妖老十休東懷孝肅之祠西吹陳思之家南眺焦隱之湖北望米颺之壁山川相繆躍吳楚之巽觀是漢下押見水天之一色棠援入公阜木月瀟肥流窗排六逸竹溪烟籠蜀岫披圖日涉笑宗炳之臥游藏酒頒年歎向平之虛願窺見金谷萬林鞠為茂草翠筠于畝代作荒之蹴與蔦菜鱸魚彳丁季鷹之圃椒杼落棠常羊司馬之圖者哉俊登樓王桀倒毯何堪下楊陳蒼長殘竊魄登山臨水敢奏白傳之篇醉月臥花亥傳青蓮之序

楚香亭詩集六卷　合肥許夢麟著

臥雲居士集

萬松樓集　以上合肥楊綺南著

秋水吟　合肥蕭嗣奇著

年初集　合肥王絲著

覞鶴亭全集　合肥王綱著

詩刪十種 合肥朱弦著

辰懷軒集 合肥李胄著

嶽搖堂集 合肥許喬馨著

秋吟 合肥何應麐著

二樓詩集 合肥許喬蓀著

慶雲樓文集 合肥徐國顯著

朝霞集 合肥陳系著

酣綠亭詩集 合肥蔡成著

抹雲亭詞 合肥蔡篆著

剩霞吟 合肥何五芝著

對木齋集 合肥何五雲著

巴吟泌園集合肥王舟著

容齋千首詩合肥李天馥著

盤隱集

野香亭集以上合肥李孚青著

華嶽集合肥許孫荃著

立耕堂詩集合肥許孫菑著

冰翠堂詩集合肥王袞著

武經句解合肥吳純姬著

履石齋詩集合肥蕭玉成著

雙谿詩集合肥許夢麒著

玉禾山人集

綠楊亭詞以上合肥田實發著

痘科約言

保赤要言以上合肥戴墊文著

尚書逸注　經史集說以上合肥高重瑛著

逸典同心析義　合肥徐廷棟著

左傳滙箋　三禮滙箋

莊騷滙箋　聽雨樓詩文集以下合肥許齊卓著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溫陵張祥雲主修

敘錄

廬州府志今存者但有明隆慶崇禎二志甚善其前古志不可得見輿地紀勝引新合肥志帥李大東撰郡文學劉潛序其書若存當有益於郡志惜其亡佚今錄舊序合一卷爲序錄俾後人知著述姓名云

明天順志朱鏞序廬州府志暨州縣類爲一編藏在學宮則景泰間諸儒所修者又有舊志一編前合肥縣學教諭東陽樓悌所輯者鏞承乏是邦公暇偶取而閱之舊志事文混淆固當釐正而新志去取詳略槩諸春秋紀事之體有

可慨者因欲重加校定刊置郡齋備一家言顧時方艱食未暇也茲幸歲功有成志其疏淺手自校摩既克蒇編僉謂宜有言引諸首簡乃爲之敘曰輿地有志尚矣粵稽諸古黃帝畫野分州大禹任土作貢職方掌於大司馬小戴記王制之詳皆帝王政務攸寓而太史氏所重也自姬轍不西降爲春秋裂爲戰國諸侯方惡去其籍於是國異政家殊俗而帝王經世之大經大法隱矣繼是馬班執筆始創志書郡國有述後世因之山經地志諸書充棟苟非紀載有法奚以求厥衷而會諸約哉廬之爲郡介在江表入春秋已爲荆蠻邊徼詩所謂荆舒是懲者是已桓文稱伯攘楚尊周其干戈往來已迭見於取舒圍巢伐英氏之文

兩淮之興僅得息肩而三國濡須之武亦黷矣下此而南北瓜分又爲一阨唐宋中葉以後困橫於藩鎭蹂躪於戎敵而淮西之危遂亂三邊嗚呼民生其間亦何其不幸哉我太祖高皇帝君師宇內迅掃前元之陋上復唐虞三代之盛兩淮在邦畿內遂爲樂土詩書禮樂衣冠文物之懿視昔有加而生民老子長孫俎豆婚嫁於桑梓閒絃誦之聲接於四境回視昔之干戈遝鄙天壤懸異於以上昭我朝列聖深仁厚澤之治所以漸摩被冒入人之深又可涯涘也哉嗟乎仁義政教之本也忠孝風化之原也志之所載名臣良士孝子貞婦與夫倡義之儔舉其一二可以槩求旌其在編可以相觀而化此又制治之本意而是編之

所重也茲特表而出之若夫制度文爲古今沿革則覽者可以自得無庸贅及是編舊號廬江郡志易以今名者遵時制云爾

明正德壬申志潘鎰序

廬陽何以志盖古者有列國之史又有四方之志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九邱之籍至周猶存周則大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若晉之董狐齊之太史南史楚之左史倚相左傳稱周志國語引鄭書是已況夫閭胥族師黨正鄉大夫皆得遞書其人之所長而登之於上是以窮居側陋之行必達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故蕭何入關先取秦之圖書而後能知天下之阨塞漢武從仲舒之言郡國計書皆

先上太史而丞相者乃其副及東漢撰作風俗之後郡國始各自爲志則兼地理人物文學制度而有之史之法略備矣盧陽舊嘗有志成於仁和朱公鏞議者病其簡略宏治間西充馬公金極力完之垂成而公有參落之擢事遂不果正德辛未我月崖徐先生用碩名御史起廢牧我邦下車之日即銳意于是值兩淮繹騷調兵食飭戎備者無虛日又明年乃得延校官于鳳宣治太學生鮑掞元卿鄉進士高誨廷弼庠生袁濂希周輩哀輯搜較略已成帙而屬鐘銓次之帙成僉謂宜引一言以弁諸首予惟事有若迂緩而實切於政務者郡志是已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人物之臧否土地之肥磽疆域之分合賦役之重輕戶

口之登耗非志無所於考俗吏往往疲精竭神於簿書期會之間覩此殆若弁髦自非博雅好古之士孰肯究心於是哉矧民情土俗與時消息爲治者因戸口之登耗而弛張之因財制之虧盈而輕重之因賦役之贏縮而進退之前言往行某也可師某也可懲而上下千百歲一展閱之如指諸掌孰謂無裨於治哉鎧也才疏識闇學陋聞寡莫窺史法不能不貽挂一漏萬之譏惟竭此心而已矣若夫芟其繁蕪補其闕略不能不望諸後之君子

明隆慶壬申志石星序。豫齋吳君守廬陽朞年政清化洽境內無事閱僞舊志見多缺略靡次時移事異弗宜厥民於是慨焉咨鄉艾詢故俗索時獘訂戸稅擢賢士大夫行誼

而著為紀采循良守牧偉績而彙為篇葢又碁年而志成焉則走使都下來問敘余取志再三讀知廬古舒六之國也詩曰荆舒是懲豈非以其遠介江淮漸被聲教日淺故耶嘗怪唐虞時皐陶封六抑何取耶自秦罷侯置守漢因之爲廬江郡擇用魏相黃霸爲牧伯禮讓勞來舊俗丕變遂稱善壤入我朝兩郡並建廬陽爲股肱郡被聲教最先又幸僻在淮左不當南北孔道使客軺車舟舫之所罕至民得耕耔隴畝衣食自給竹茶秔魚之利猶足資用遠近不乏其守牧非臺諫郎署高等者不得至至卽循故俗簡易行之輒徃徃奏最多位六曹勛業名世者夫非舒六之舊疆耶何古今美惡殊異如此也葢天下風俗始開未有

不質久則漸趨於文然文實衰之符質乃盛之基彼盧之爲盧殆質勝然與盧舊志云俗尚淳質好儉約美哉郎幽風何加焉顧人情狃於豐裕則衣食車馬率競鮮澤恣美好守吏知俗之易與每苛於誅求疲民以逞間又視爲餘地無所事事因分孔道衝疲之費令與代償故天下質者日文儉者日奢民富者日貧安者日勞以致俗淳者日漓美者日惡余誠不知盧爲何如而大較可推矣是故君子有隱憂焉今觀吳君所爲盧志率釋他事弗道於戶口則書曰昔爲數若干今爲數第若干於稅租則書曰昔爲算若干今爲算第若干於守牧則書曰某公行某事善某事由某公建若自爲弗及於風俗則言淳樸於人材則欲復

古推此類俱言之有味哉爲廬人計遠矣或曰鄖如吳君慮則直節焉儉焉躬行之以厚民美俗焉足矣何志之重修也夫君子不欲擅已之美則著典則以示人不欲斬後之澤則立模範以垂示彼周禮固周公致太平之書也而至今存焉如有欲爲成周者舉而措之太和猶在宇宙朗也謂周禮爲周公之得已可乎故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嗣是守廬陽者其尙知重修志者之心哉吳君諱道明字行甫號豫齋余郡之元城人乙丑進士前河南道監察御史

明隆慶壬申志杜璁序古者列國有史四方有志凡以識時事而昭勸戒也暨秦郡縣天下史歸朝廷志在郡縣夫志

亦史也高下散殊山川品物古今變幻辨於其中矣吾廬
）故有志成於前郡守仁和朱公修於西充馬公而武昌徐
公再修於正德壬申矣議者謂類例近繁故實近略攸縣
龍公仁和張公秀水張公嘗欲修之並以遷秩未果茲元
城吳公以逃職旋廬郎顧謂璁曰莅官行法者按志有餘
師焉第惟簡惟略謹嚴未諳承訛襲外非所以名實錄寓
勸戒也盍爲我是正以徵一方文獻矣予固辭弗獲遂與
修武令孔大夫矢心從事公又飭郡邑庠士之醇謹該博
者爲之纂輯焉爰取一統志歷代史諸書準舊志發凡舉
例考訂叅錯次其所弗經而摭其所未備於是爲之圖爲
之考爲之表爲之志爲之傳爲文爲目二十有三總爲卷十

有四收錄視舊爲增而體裁近省矣託始於九月迨十二月脫稾云夫志也者賦彌文之謂也圖郡邑欲以知地域廣輪之數焉考沿革欲其明古今分合之迹焉表疆域表分野表封統欲其析天文人事之賾焉表官師表人物欲其與禰星往哲之思焉志地理志建置志食貨志祀典志事紀欲其達常變幽明之故焉傳名宦傳鄉賢傳武勛貞烈欲其挹端方渾厚之風焉傳僑寓傳文儒傳方外傳隱逸附雜志欲其會道術正邪之介焉而究其大指獨天地粹精之氣發於山川鍾爲靈秀洩於人文爲剛直爲忠節孝友儒林隱逸諧流芳者彪炳特備而奸雄僭竊之接迹者外傳不遺俾一展卷而賢可爲法逆可爲戒而世教士

風頹之斯一志之大關鍵也若徒馳騖於提封井落走飛草木術伎幽沈詭多闕靡枝葉勝而本實微亦陋於文辭弱矣惡乎志雖然參伍錯綜者人也逢機會適者數也自壬申迄今逾六十年而厥志之成屬甲乙一終之會爲始作者之忠臣而祛未修者之遺憾凡四閱月三易槀迺彙萃成編豈亦數焉存乎其閒而有所待耶亦惟公暨二府白公孫公通府樊公張公推府韓公時其提調克成厥終學諭辜君協志編摩克慎厥事郡庠王生濬談生三才謝生忠肥高生潤黃生道月六劉生子麟無楊生大濂舒夏生昜霍熊生應陞英閻生尙臣盧劉生朝東巢胡生汝敬相與紬閱蒐羅而辨覈研槩則濬潤兩生其勤累矣合肥

尹胡君尤經理惟密敘傳删正皆出其手筆二尹浚君亦與有董役之勞者也昔司馬遷抱三長多所涉歷而史記之作良工心苦矣班固氏尤病其是非頗謬焉斯志也雖因舊爲新去繁就簡而微爰多涇見聞莫及肅謂一無挂漏也乎然稽羣籍參輿論先入不主疑似不執直焉核焉亦自信盡此心而已若曰是非權衡竊史氏之藩籬則愚豈敢事竣謹僭書之

明隆慶志蔡悉序廬州府志郡士大夫既編次成書郡守元城吳公檄下合肥胡侯校正俾予亦贊一辭其閒予時赴泉郡未退也迨予告歸胡侯攜稾過予商訂已復筆削之又旬日志成上之吳公吳公命付梓人屬予序序曰志豈

徒言哉忠義載在志中不俟述予竊有忠告于覽志者廬自皐陶種德巢伯秉義孫權累世覓莫能窺苻堅百萬卒敗以死楊吳奉天祐正朔于唐亡無爲茲德祐陷元而宋危矣區區廬州海內彈丸耳正統繫之重輕歷稽往牒班班可覩豈江淮之間天地之中氣剛勁忠義之性愈久而愈不可磨耶夫上之所倡謂之風下因而效之謂之俗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矧其俗若此又從而風之謂皐明保障非耶不然宣王之荊舒交胥之淮南當周漢盛時蠢蠢不靖此士此民抑何懸也由是而觀或可以捍患難或不可與共安樂必自有說長人者唯是之思則敬心生敬心生善政之所由出也方策可憑因革在我鼓之

彝之與民宜之人謂志徒托諸空言豈其然乎今天子睿
聖輔弼之臣咸懷忠良方久任守令以要德化之成斯志
也良法美意章章具矣若見諸行事在我吳公暨胡侯耳
他日以治行竝徵志不更有光乎予何幸身親見之
明崇禎壬申志嚴陵程序廬之有志也天啟間郡守仁和朱
公鏞實始成之嗣是正德隆慶武昌徐公鈺元城吳公道
明凡兩修焉因舊本也中間如西充馬公之久於是邦仁
和秀水兩張公之文章名宿咸有志而未逮徵文考獻戛
戛乎其難之矣爾程承之後塵於諸君子何啻砂礫顧循
覽今古損益之宜中更數十年近事可師而缺焉載筆雖
非欽要所司而事理有不當然者抑典籍邦之紀也任其

湮滅廢墜守土者亦安所辭其責乎爰蒐采倣撰師儒衰輯成帙而咨決於艾賢大夫爲鄉之董狐者歷三時而竣役爾珪以寡昧受成事焉前代往矣弗具論乃上下三百年戶口之登耗賦役之重輕人才之盛衰風俗之澆樸一展卷犂然因此而竊有慨矣夫廬非無事之國也在昔紛爭稱四戰自明興並建兩都地居三輔不當往來要衝民依山澤隴畝之利飲和食德差足自安僻故也善治者淸淨無爲與民休息則因而安之者已今饑寒作於災疹豪暴見於椎埋而含沙告訐囂訟之風稍自此亦稍密焉是官與民俱怦怦乎不安於僻也不安即多事之端今之廬陽非復昔日之廬陽矣因其變而撫之司牧者有長慮乎

亦去其害焉之太甚者而已書成剔舊志之支詞繁蕪者十之三其事記與革有關地方人記姓名有關去取者一一收續他如孝節等風化所關濫觴頗易論定最難今除奉旨旌表登載無遺此外情事可紀者質諸公評寬與甄錄不敢遂謂信史然無所曲狥其藝文中一切經世宏詞騷壇名韻有瀨煌家乘在諸祠廨橋梁碑記有州邑詳志在郡譜中亦不勝收也綿蕞無文後之君子其嗣圖之亦未能禮樂之俟云按武廟迄今百二十年志三修耳其成也皆以壬申物各有數何貞元合符如此之巧乎以質諸博物者必有說於此

明崇禎壬申志程楷序古者方輿志載或疏風俗或紀歲時

耆舊先賢典型斯在歲秋禱杌懲癉尤彰要以各標所重旒綴緒餘炳然成一家之言若桑酈著水經以水植幹而奇聞異蹟亦靡不條附焉斯可槩覩矣余郡向有志遠弗可攷始修於武昌徐公繼輯於元城吳公迄今又六十年所矣其間政治之沿革氣運之遞遷人文之寖盛無容具論郎余髮燥以來幅幀疆界修葺繕治視故有加遠寄之父老之傳聞近托於牒檄之載籍失今不圖不將鈌略而而淪佚以廢乎適吳興嚴公來守我邦越三年而陽春遍地四境享有生之樂嬉嬉於化日又際方隅無外黎民和政暇雅意典故惟是郡志爲孳孳彼易追庖犧尙書紀三代詩禮臚列國春秋記魯隱以經而代史者皆是物耳乃

偕郡博諸君子集衆思於朞月萃羣勝於寸眸不夸鉅偉麗浮藻豔觀擬爲信史輿地建置務殫成迹人物臧否力持直道闡幽搜遺質佚典而當與心於是姚邱舜井孟宅曹江燭若列眉將舉舊策而光大之不佞奉命出守東土過里門而獲敘嘉典居然幸矣余惟運有隆替地有翕闢人事有詘伸各以其時云爾故貞元環轉率六十而更始是志也始於武宗辛未則徐武昌前茅續於穆廟壬申則吳元成後勁今歲運復周儼然而再新亦志之適逢時也後之考政學禮者繇建置而知損益觀風俗而知教化覽宦績而得師鑑採人物而知景行所裨益於治理又不淺矣今國家多事之秋使廬陽併壤攻事武備之盈虛戶口

扼塞之要害按圖披籍瞭念撫循易於指掌聖天子取郡史以資採擇行將修神爵五鳳故事出璽書召先生如黃次公龔少卿則先生借箸宰天下實是編操其左券豈曰小補之哉茲因備考之成姑述其言如此若致美文詞以爲信且傳傳且久則吾豈敢

國朝康熙志龔鼎孳序郡志之有修也古昔無考矣猶及見一修於隆萬之間者發凡起例未免質而漏再修於崇禎中者事踵矣華未增又未免嗇而不賅自壬午一炬求昔之質而漏嗇而不賅者邈不可得矣後之來守茲邦者問疆域之沿革茫無以應問田賦之差等茫無以應問風俗之淳漓茫無以應問山川之扼要人物之盛衰又茫無以

應譬如汎滄海而忘之指南令人目炫心迷無所適從此志之不可一日無也

國朝順治間太守胡公鳳閣來莅茲土因思數十年來兵燹之因仍文獻之凋謝與夫

興朝收南國之圖書不假兵力迎東征之士女咸用壺漿不大書特書恐歲久無徵乃慨然有修志之舉徵文與事之檄已徧布屬邑無何以他故去嗣後兩王公太守亦謀有以修之又不果

今上龍飛之十一年俞允閣臣所請特咨 臣 部通曉天下省府州縣修成通志以備

宸覽太守胡公獻珍適當其會開局分曹徵文考獻十閱月

而稾成三千里走函索序於孳子職在秩宗方欲彙天下之全書以進御其敢先序一郡之志乎雖然廬鄉郡也誼不容辭序曰廬介江淮之間春秋苦吳楚之戰爭三國有孫曹之割據晉室東徙以六蓼爲邊城宋高南遷以江介爲門戶至於五代楊吳之跳梁明季流寇之充斥千里提封皆用武之地也荷

世祖章皇帝暨

今上皇帝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致南北一家車書一統是在昔巖險之城於今化爲樂土矣有以廬之疆域問者則以是對語云淮甸無千金之家亦無半菽不飽之民何者以其不輕去其鄉唯知服田力穡故爾禹貢咸則三壤定揚

州之賦爲七等廬陽之域也土壤雖有今昔之殊而財賦不甚加後世別派另徵故黎民往往阻飢順治十四年所定錢粮則例俱照萬歷年間其後一切加增盡行蠲免不知何故吾廬猶循故轍未廣新恩所幸者水旱有減半緩二之征災傷有隔年帶歲之歛也有以廬之田賦問者則以是對金庭有福地之名浮槎備耆闍之數芍陂之利叔敖所創興灌溉萬頃指封之峻漢武所升陟連絡千山泚水一泓人固難投我則應之以屐折昭關半實此雖泥墣彼則度之以雞鳴有以廬之山川問者則以是對家有絃誦之聲人多朴茂之習大家世族不尚怒馬鮮衣中等平常唯務力田服賈倉庚鳴而陽和暢懿筐之女散在陌頭

蟋蟀吟而秋風悽機絲之音達於戶外有以廬之風俗問者則以是對文翁之化翻鸞變爲鄒魯之邦孝肅之剛加包老以閻羅之號郭巨以孝而獲梅福以忠而僊九公十八侯之武功四世不二煙之義族伍喬之狀首上應星文焦蹈之殿元感通大德以及理學節烈治行文章凡此等類指不勝屈有以廬之人物問者則以是對雖然此一隅耳願自今至於萬萬年普天之下率土之濱里閭有雞犬之聞宵旦無刁斗之警則樂郊不獨在廬矣荊揚竹箭之美交礪石而入河西花織皮之來舍龍門而趨陸則好義不獨在廬矣採宇內之奥區材多草木貴海濱之斥鹵利盡魚鹽則與殖又不獨在廬矣春郊羞冶遊之女爵出深

居南宮慶朝拔之允家修廷獻則風俗之美人文之盛又不獨在廬矣請先以廬爲左券要之作志之體大者土地山川田賦風俗人物其他特附見耳不可不知

按康熙癸丑郡守胡公修志稾成未刻僅見此序於康熙丙子重修志中

國朝康熙丙子志張純修序自班孟堅以十志易司馬氏八書而歷代作者因之江文通云修史之難無過於志鄭夾漈亦云志者憲章之所係必老於典故然後能爲今郡邑之誌雖名曰志而其意實備諸史以志地則周禮職方之遺也以志人則世家列傳之屬靡不具以志事與言則左邱明之春秋傳國語兼而有之可漫焉以從事乎雖然此

僅言爲志之難耳若以爲志而即以爲政抑更有難焉者古王者之聽政也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迄耆艾修之而後斟酌焉猶未也歲時歌皇華遣使臣四牡騑騑咨諏詢度必周而後入告五載一巡覲諸侯就問百年命太師陳詩市納價合時月定日同制度法律衣服下至量衡必謹察之夫是以政行而不悖薄海之內同條共貫當其時即有記載初不甚繁自王迹既湮列國始各自爲史變而郡縣始各自爲志志之盛政之衰也然欲觀古今創始因革損益非志無由其爲體也省職要州縣職詳而酌詳要之中莫如郡今夫守固一郡之長也上焉者舉千里之地聽其自爲

視所屬州縣猶古方伯連率之視諸侯也此其責似甚重而又不悉聽其自爲或監之或轄之且不如諸侯之行吾意於國中微論方伯連率此其權似較輕至問其職掌則惟簿書期會刑名錢穀是急而凡體國經野化民成俗諸大事皆在所緩夫然雖方策具存何裨舉政況并方策之弗備乎要其所以弗備者正爲簿書期會之所束刑名錢穀之所困而不暇以爲或爲而未竟非盡俗吏自安漠然無與於制作之林也盧陽舊志版燬於兵近歲諸守間亦謀新之而事不贍覈文不雅馴亥豕魯魚莫適爲據余視事伊始慨然曰人臣奉

命守土所貴者處一室而兼周乎四境更一日之直而計及

平千百年斯無負厥職耳即不敏其容諉諸邇錫山顧內史梁汾君扁舟過余因請相國容翁先生出新舊二稾屬其釐定君旋攜渡江年餘再至舉以授余曰古人言爲志之難信然百年以來惟康德涵之武功童士疇之沔陽所以稱佳者爲其能以志爲史而不必盡與史合亦以史爲志而不必盡與志合也今茲時異世殊有不可踰之格有不可刪之例史與志蘄合更難吾特引其端令操觚者知所從事耳書成毋列吾名也余敬受之再四覆閱則向日之稾所闕而未收與收而失實或混而無別或冗而無當者已一一更正秩然燦然遍示兩州牧暨六邑令尹僉曰甚善稟爲章程亟欽編輯爲部二十有八爲卷四十有七

余既樂觀厥成爰捐俸付梨棗各州縣佽助成之者諸同
局入秋竣事今而後典常有據文獻有徵居官者有所型
居鄉居家者有所勸將見六府修而三事和八政舉而庶
徵協化成頌治登不由茲志之爲功也夫奚翅經爲諸
史之祖而宣尼云託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余願與諸君
子交勉之比於古之和衷贊襄者焉
國朝康熙丙子志李天馥序自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
掌四方之志以周知遠邇之俗此志之所由興也班固倣
漢書創爲十志以載事之原委粲然可觀而志之體具焉
若夫天下有志一省有志一郡一邑有志則自近代始
國家文治大興典章圖籍賁光於前代一切紀載之書科條

繁多纖悉不遺廣昔人所未備者不可勝舉而志乘爲尤
詳今
皇帝御極之年命儒臣纂修天下一統志
詔天下府州縣在在各修志書凡有司民之責者咸以時蒐
輯備而無闕誠盛典也哉吾廬居天下上游控英霍踞
諸山倚淮而江而抱巢湖號爲形勝之區昔在秦漢之際
及南北朝人物最盛唐宋以來理學名儒立朝著大節者
指不勝屈明太祖時以戰功封公侯授指揮使世其家者
至二十餘人可謂極隆矣舊志節概頗具而搜輯時有未
廣援引時有未確觀者不無遺議夫一郡之山川疆域城
池學校戶口人文風俗咸於志徵之其闡發潛德幽光裨

前賢之漏一規一則必期信今而傳後少有紕謬非惟後學之失據亦職其事者之羞也我張老公祖以名家公子早擅顧廚之譽詩古文詞精敏華贍書兼趙董之長畫得元人遺意家多法物古器鑒別時代百不失一尤留心經濟諳於吏治其來守吾廬也下車之日吏民即謳頌之不衰公視事之暇閱舊志多所未備于是博求前代遺書稗官家乘以及山漬秘藏殘碑斷簡罔不搜剔踰歲乃屹然成編刋爲若干卷亦可謂殫精竭知不遺餘力者矣嘗考吾廬前此以名宦傳者陸康李翱傅堯俞蘇轍最著然或持清操或施惠政或以才禦亂皆能顯於時而文采不多概見未有兼綜衆長風流飆舉澤被於閭閻歌誦洋溢又

能刪述精覈孚于輿論如公之特出者也後之讀是志者觀山川之宏麗思公之區畫焉觀戶口之殷繁思公之生養焉觀學校之崇興藝文炳郁思公政教之神而士風爲之丕變焉公之澤葢將與志同不朽云

國朝康熙丙子志范承勳序三代以後人主創業垂統如漢高入關酇侯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論者嘉其得先務云我

國家肇造鴻模遠踰前代

皇上聖睿天縱經營八埏凡海内之阨塞險要疆域人民土田術賦之屬罔不包舉

聖心綜核靡遺是以十五國各上其圖籍於

天府以備稽訂而江南爲首稱唯是有統志以職要必有郡
邑志以職詳此近者廬陽張守修志之舉爲不容緩也考
之廬介江淮南國之屏藩也繇東吳以暨六朝皆爲邊境
濡須東關諸險南北必爭是曰重鎮其人則文翁而下若
孝肅若忠宣史冊炳如至九公十八侯彷彿豐沛是曰名
區明末兵燹相仍拜官私記載付之一炬守茲土者何以
等討故實藉爲從政之資屆指
本朝休養五十餘年民氣稍復否極而泰時乎時乎誠欲俾
之正德厚生責尤重良二千石張守之先中丞公久領中
臺熟悉我
皇朝定鼎之初有人有土籌畫孔殷是志之修或當年庭訓

所及抑猶中州墳撫之遺緒也余躬任表率於二千石有厚望焉徵文考獻具見一斑爲數言以弁其首

國朝康熙志盧崇義序朝廷有史郡國有志以識往事垂勸戒其來尚矣我

國家聲教遐訖薄海內外無思不服

今上聖神天亶文德武功震耀今古而尤重史事

特詔詞臣修一統志以昭一代車書同文之盛于是天下省府州縣亦莫不上其圖籍爰備參攷猗與盛巳余一時承之分巡淮西閒嘗採風問俗考英六之故墟溯廬肥之遺事知其地爲南北襟喉江淮門戶古來用武所必爭而求

廬陽郡志葢自明季燬于兵版籍無存

本朝五十餘年來生聚休養馴爲樂土非復疇曩之舊乃其間疆域建置田賦戶口與夫人物仕宦皆邈然無可考今太守張君于布政敷化之餘慨文獻無徵于是徧檄屬邑集思廣益分曹蒐局延研學校未幾而書成又未幾而剞劂事竣蓋前太守胡獻珍有志纂修修而未就今張君不踰時而告成厥功勤矣余閒取讀之竊爲之廢書而歎曰皐陶種德而嘗春秋之際不祀忽諸則知明刑所以弼教固不若敦倫教稼者足以保世滋大也曹孫割據之會江淮間各乘地數百里魏武東置合肥之戍孫氏累世不能窺則知險固有所必爭也七十猶好奇計悲亞父之狀歟弱冠經略中原慕周郎之英烈忠節有傳足以植綱常孝

友必述足以維倫紀儒林蔚炳而揚葩仙佛洗冥而著異此皆千百年山川靈秀所鍾宇宙精粹所蘊上下古今發凡舉例其於疆域之分合戶口之登耗賦役之重輕風俗之淳澆人材之隆替遠可稽而近可攷賢可師而不賢可懲瞭然尺幅究厥指趨穆然千載自得蘊籍足以備
天府之典故資來觀之採擇廣聞見而稗治理斷斷如也且廬自南北瓜分以迄明季之寇盜充斥其民日困鋒鏑較邊鄙爲尤甚今幸際休明普天率土無刁斗之警淮甸禮樂詩書人文冠蓋號爲繁庶民之力田服賈者其桑麻雞犬熙熙攘攘弦誦之聲與力作相接達乎四境易干戈爲俎豆化烽燧爲炊烟生民得歌哭於斯一何幸哉獨是既

庶而富既富而教所以漸摩訓迪勝殘去殺者太守與諸
令長事也余不佞交任其責於志之成竊用是媿于是乎
書

國朝康熙志陳汝器序郡國之有志尙矣古者撣人道王志
事以告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以獻於王小行人周行天
下輯成五物之書而藏之府庫人主恭以不出廊廟而周
知天下之務焉漢之郡國計書先上太史正此意也歷之
有志舊矣遐不可考今猶有及見者一成於萬歷再葺於
崇禎嗣後兵燹頻仍蕩爲灰燼欲求昔賢之遺文無復存
者有心者於此感慨係之我
國朝重熙累洽中外承休運乃

皇威遠讋絕幕歸誠山陬海澨無遠不屆爰命廷臣彙志歸
典以成大一統之治海內喁喁嚮風爭相蒐討各勒成一
書以進前此守廬者亦有事纂輯矣皆未卒業而去會張
守來莅茲土治政之二年銳意從事不朞月而告成分目
二十有八列卷四十有七其於網羅放失之功可云勤矣
余膺
特簡巡撫上江取道於廬因懷在昔風土人物之盛爲之停
車溯往欲徵文獻而未遑及覽茲編則犂然可觀深歎其
詳且核也雖然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而與史亦微異
史固媺惡兼收而志多見媺焉史固闡微畢備而志多示
勸焉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考據失實或近於誣褒揚溢

奚或流於荒遠歟予寄深穆宗[illegible]鄉之寶書次吏公訪求
諸侯國之世本若此其誤也渤澥遼闊而無所取裁烏
足以紀盛世而徵信史哉抑余更有說焉廬之爲郡介江
淮之間居上游之地固形勝之區也乃世有時而升降俗
有時而汙隆豈非移風易俗端賴有人耶我
皇上久道化成凡昔所謂嚴疆者今悉爲樂土矣然則莅茲
土者覩疆圉之鞏翼其何以固苞桑撫生齒之林林其何
以爲保障賦稅之增減幾何使疾苦不壅於上閭閻之
淳澆若何俾禮讓庶幾以成俗且也名宦徵於去官魏相
黄霸之政不可再見耶鄉賢定於身後忠宣孝肅之風豈
不長存耶凡此者類非俗吏之所能爲而長厚者之所必

倘也觀此志者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廩廩德讓君子之風乎上以對
聖天子宵旰求治之心下以慰吾父老扶杖覩化之意未始不以其志爲權輿也故樂觀其成而爲之序